

有声双语经典

Heidi

海蒂



[瑞士] 约翰娜·施皮里 著
杨欣露 译

译林出版社



有声双语经典

Heidi 海蒂

[瑞士] 约翰娜·施皮里 著
[美国] 丽莎·马拉基 改写
杨欣露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蒂 / (瑞士) 约翰娜·施皮里 (Johanna Spyri)
著; (美) 丽莎·马拉基 (Lisa Mullarkey) 改写;
杨欣露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11
(有声双语经典)
书名原文: Heidi
ISBN 978-7-5447-7519-9

I. ①海… II. ①约… ②丽… ③杨… III. ①儿童小说 – 长篇小说 – 瑞士 – 近代 IV. ①I5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0179 号

Heidi, original text by Johanna Spyri,
adapted by Lisa Mullarkey, illustrated by Mike Lacey
Copyright © Abdo Publishing
The edition by arrangement with Abdo Publishing
Simplified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copyright
© 2018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7-419号

海蒂 [瑞士] 约翰娜·施皮里 / 著 [美国] 丽莎·马拉基 / 改写 杨欣露 / 译

责任编辑 何本国
特约编辑 许丹
装帧设计 侯海屏
校 对 蒋燕
责任印制 董虎

原文出版 Abdo Publishing, 2012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插 页 4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519-9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25-83658316

每一个灯光漫溢的夜晚

去年开始，京东图书商城的运营者们在网上做了一档很不错的栏目，叫作“大咖书单”，我记得是在第四期时，我为这份书单推荐了两本书，《杀死一只知更鸟》和《奇风岁月》，到第七期又推荐了两本，《老师，水缸破了》和《天虹战队小学》。回过头一想，赫然惊觉，两次推荐的四本书，居然都是出自译林出版社。潜意识里我对这家出版社是有多偏爱啊，我那么自觉自愿地、一往无前地做了译林社的一名“吹鼓手”。

没有办法，喜欢就是喜欢，没有道理可讲。

喜欢译林出版社的书，其实是因为我喜欢外国文学作品。细究起来，我对外国文学的热爱，源自童年那个无书可读的时代。我在扬子江边一个小小的县城长大，我父母工作的学校是当地最好的县中，县中图书馆多少有一些藏书，“文革”开始的那一年，书籍和老师们一同被揪出来

示众，之后老师们游街，图书拉到操场一把火烧毁。图书馆主任“火中抢栗”，偷出一纸箱运回家中。主任的儿子跟我小学同班，因此我沾了他的光，把他父亲秘藏的小说书一本一本地搬运出来，在一双双黝黑的小手中辗转一圈之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偷放回去。那位图书馆主任可能比较“崇洋媚外”，弄回家的小说大都是世界名著，我对于外国文学的兴趣，便是从那时开始的。

那时年幼，读书不求甚解，又因为是背着大人们的“偷阅”，读书过程基本是囫囵吞枣。很多书传到我手里的时候缺头少尾，只剩下中间三分之二的篇幅，精彩之处戛然而止，急得我抓耳挠腮。页码齐全的书，抓到手里翻开就读，书名是什么，作者何人，很奇怪地忽略不计，一点儿不想知道。及至十年之后我上了大学，外国文学开禁，我在北大图书馆发疯一样地狂读名著时，时不时会在心里惊叫一声：这本书不是我小时候读过的吗？于是，嗅着书中陈年纸张散发的潮湿气味，心里涌出一种老朋友失而复得的狂喜。也有一些书，童年时候莫名其妙地读过了，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它们就这样永远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像无数消失在我生命旅途的朋友和家人。

高二那年，妹妹的同学借了我一套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在我的生命中，那是一次飞跃，此后的这么多年我以文学为生，应该与那一次的阅读震撼有关。书中的那个哥萨克人格利高里，很长时间中成为我欣赏男性的标准。书中描写的顿河风光，至今都在我的脑子里鲜活和闪亮。

十九岁，我在农场插队。一个飘雪的冬夜，农场宣传队在场部排练节目时，电突然停了，礼堂里一片漆黑。一个只读了三年小学的农场工人对我们说：“我来讲个故事吧。”他讲的那个故事叫《茶花女》。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那个晚上的情景像梦。在那个不准读书的年代，那个没有文化的乡村，初小没有毕业的农民居然讲出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名著。那个漆黑凄美的冬夜，从此也深深刻印到我的记忆之中。那是我第一次领略悲剧作品的魅力。几年之后，时代剧变，我买到了《茶花女》的小说，听过了《茶花女》的歌剧，看过了同名电影，我从一切形式的《茶花女》中寻找那个雪夜的感觉，然而再不可能，最好的都是唯一的。

一九七八年初春进入北大，那一年外国文学还没有开禁，北大图书馆里辟出很小的一个房间作为“外国文学阅览室”，每星期三的下午，允许中文系文学专业的学生，

凭学生证进入阅读。我的印象中，那间阅览室只能容纳十几二十几个学生，每次开放，排在前面的同学才有机会被老师放进门去。于是那一年的“星期三”成了我们的排队日，匆忙吃过午饭，碗都来不及洗，拔脚往图书馆飞奔，一行人安静地在阅览室门外排队，等待两点钟开门放人。除却寒暑假、节日、有课的日子、有重要活动的日子，剩下的“星期三”并不是很多，所以每一次的阅读时间弥足珍贵。一书在手，全身心地扑上去吞食，每每到五点钟闭馆交书，站起身来，头晕目眩，虚脱的感觉。那种阅读，耗出去的不仅仅是脑力，还有巨大的体力。

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重印外国文学名著。刚开始的时候人多书少，全班同学轮流着到海淀新华书店通宵排队购书。那时年轻，通宵不眠为了买一本书，丝毫不觉辛苦。慢慢地书越出越多，时常到书店转悠，冷不丁地就碰上新书上架。排长队是不必了，痛切的感觉是口袋里钱太少。那时发下的心愿是哪一天发了财，可以把书店里的新书都掳回来。转眼三十年过去，谈不上发大财，买书是可以不计价钱了，可是看着书店里铺天盖地的图书，想到书架上还有很多书不及阅读，解囊的兴致少了

许多，挑挑拣拣，带个一两本回家，心中并没有太多欣喜。人生的悲哀真正是无处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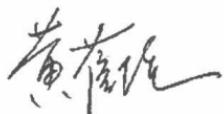
还是回到一九七九年。印象之中，《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这些杂志都是在那时候陆续复刊和创刊的。这些刊物着重介绍外国现当代文学，并且以中短篇幅的为主，对于习惯了阅读古典长篇的我们，眼前似乎又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同班同学陈建功有一次读到格雷厄姆·格林的短篇《永远占有》，佩服得五体投地，双眼发光地跑来跟我们说：“我真想跪在格林面前向他致敬！”

童年的阅读实在重要，它奠定了一个人终生的阅读口味。检点我书架上的书籍，百分之八十是外国文学作品。我曾经订阅过的刊物，有《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译文》《世界电影》……统统跟外国文学有关。几十年中，每一个灯光漫溢的夜晚，阅读这些缤纷华彩的文字，感觉世界离我很近。文字中写到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我心灵去过的地方。我占有了这些作品，我就占有了这个世界。

在我的印象中，译林社出的每一本书，无论是社科类的，还是人文类的，都值得读者收藏。而在译林社所出的文学类图书中，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又属精品中的精品，比

之国内大多数专业少儿社所出的图书，译林社的视野更宽，选择标准更高，口味也更纯粹。很敬佩译林社的众多编辑们，他们敬业而又专业，总是能从全世界浩如烟海的各类书籍中挑选出最值得国人阅读的那一部分，延请最好的翻译家、最好的画家和设计师，做出一本又一本端庄而精致的图书，送到读者的面前。每次徜徉在灯光明亮的书店，或者打开手机上网搜索，译林社的新书总是我最中意的目标，我信赖译林社的出品，而且基本上不会失望。

翻开这套“有声双语经典”的书目，里面的作家和作品都是我熟悉的名字。有些书是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各种侥幸落入我的手中的，有些是读大学时列入必读书单需要细读的，还有一些，比如《小王子》，比如《绿山墙的安妮》，少年和青年时代居然都错失了它们，是我在人到中年之后才补读完成。更有一部分，年轻时读过，花甲之年又重新捧起，是为了重温之后可以为我的小外孙女们详细讲解。在此我愿意把这些书目推荐给小读者们，是因为这样的一套书当之无愧地应该成为你们最好的朋友，会帮助你们更加优雅地长大。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王蒙" (Wang Meng), positioned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page.

作品导读

在瑞士，有一个长着一头黑色鬈发、活泼开朗的小姑娘，她的名字家喻户晓，名气远远超过任何政治家、银行家，被称为瑞士“第一公民”，正是她让许多人对这个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美丽国度心生向往。她就像丹麦的美人鱼、意大利的匹诺曹、法国的小王子一样，是瑞士的代言人。她就是瑞士作家约翰娜·施皮里笔下的主人公海蒂。

《海蒂》诞生于 1881 年，这个小姑娘如今已经一百三十多岁了。可是在读者的心目中，她永远是那个天真无邪的孩童。海蒂出身凄凉，幼年时父母双亡，与外婆和姨妈相依为命。外婆离世后，姨妈将五岁的她寄养在山上的爷爷家。高山上的生活美好而自由，挺拔的杉树、清新的空气、纯朴的亲友给年幼的海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八岁时，姨妈将海蒂送到了法兰克福的一个富人家庭，给这家的小主人——坐在轮椅上的克拉拉做伴。然而，克拉拉及其家人的照拂并不能冲淡海蒂对家乡的思念，乏味刻板的城市生活让她积郁成疾。回到大山后，学会了认字的海蒂为失明的彼得奶奶朗诵赞美诗，使她的内心重见光明。孤僻古怪的爷爷也被海蒂感化，他走进阔别多年的教堂，赢得了村民的喜爱。最后，久居城市的克拉拉来到山上休养，她不仅与海蒂的亲人们成为朋友，还在迷人的大自然中获得新生。

一百多年来，《海蒂》先后二十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使这个瑞士小女孩在全球都有极高的知名度。1937年，好莱坞著名童星秀兰·邓波儿主演了同名音乐电影；1974年，日本动画大师高畠勋、宫崎骏将其制作成电视动画《阿尔卑斯山的少女》；1993年，迪士尼拍摄了同名迷你剧；2015年，德国和瑞士联合将其改编成电影《海蒂和爷爷》，获得第66届德国电影奖“杰出儿童或青少年电影”奖……海蒂的故事吸引了无数的观众，不管他们的年纪有多大，国籍和文化背景如何，都会被海蒂的故事感动。

《海蒂》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这与主人公海蒂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海蒂是个孤儿，可她乐观爱笑，天真活泼，不幸的童年生活没有让她怨天尤人，反而给予了她最原始的善良和无私。海蒂和爷爷的生活并不富裕，但看见更加拮据的彼得一家，她便尽己所能给予他们帮助。面对法兰克福松软可口的面包，海蒂顾不上礼仪，只想将它们带给年老体弱的彼得奶奶；面对克拉拉家人的馈赠，睡着干草床的海蒂唯一的心愿是让奶奶换上自己在法兰克福的柔软床铺；就连匆匆离开大山、被姨妈哄骗去法兰克福时，她牵挂的依旧是尽快回家，将礼物送给奶奶。海蒂所展现出的人性真善美极富感染力，最能打动人心。

另一方面，《海蒂》中描写的世外桃源般的自然风光和无拘无束的乡村生活，满足了在枯燥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对安宁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向往。海蒂厌恶城市生活的繁文缛节，痛恨文明社会的种种束缚，富裕的生活并不能给她带来快乐，唯有家乡亲人的陪伴才能让她真正感到幸福。奔跑在阿尔卑斯山的草地上，头顶是蓝天白云，耳边是呼啸的风声，眼前是盛开的野花，手里是新鲜的羊奶，身旁

是亲朋好友，这样的画面多么让人羡慕，又让多少人想起了纯洁而快乐的儿童时代！无论何时何地，这种质朴的情感都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杨欣露/文）

作家简介

约翰娜·施皮里 (Johanna Spyri, 1827—1901)，瑞士著名儿童文学家。1827年，约翰娜出生于瑞士苏黎世附近的一个村庄。她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则是一位诗人，良好的家庭环境让约翰娜从小就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也唤起了她对穷人和病人的同情与关注。约翰娜的童年与她笔下的海蒂一样，是在阿尔卑斯山上金色的阳光、清新的空气、迷人的花香中度过的，这对她之后的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852年，二十五岁的约翰娜嫁给了律师伯恩哈德·施皮里先生，并从家乡移居到苏黎世。施皮里先生富有才华，钟情音乐，曾与当时在瑞士流亡的德国浪漫主义音乐大师理查德·瓦格纳交往甚密。这位多才多艺的丈夫活动繁多，并无太多时间陪伴妻子，因此他鼓励约翰娜不要只

关注柴米油盐，而要塑造自己的生活。婚后第三年，施皮里夫妇唯一的孩子出生，产后她患上了多年不愈的抑郁症。四十岁那年，约翰娜遇到了神父维托尔，后者建议她通过写作与抑郁症做斗争。从1871年起，施皮里共创作了四十余部中短篇小说。1880年前后，她用四周时间完成了《海蒂》的创作，该书甫一问世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于1880—1881年分两部出版，分别取名为《海蒂的漫游和学习岁月》以及《海蒂是如何学以致用的》。1884年，约翰娜的丈夫与儿子相继去世。此后，孤身一人的约翰娜投身于慈善事业，并创作了《蒂图斯叔叔》《格里特利的孩子们》《西娜》等多部作品。这些故事大多围绕孤儿、山村、疾病、大家庭、贫与富的冲突、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等“海蒂式”题材展开，但影响力均远不及成名作《海蒂》。

1901年，约翰娜罹患癌症逝世，享年七十四岁。此时，《海蒂》已经出了第十八版。2001年，在约翰娜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瑞士政府宣布当年为“海蒂年”，以纪念这位“海蒂之母”对瑞士文学做出的卓越贡献。

(杨欣露/文)

❖ 目录 ❖

第1章	上山去	3
第2章	爷爷的小屋	11
第3章	去奶奶家	16
第4章	两位客人	21
第5章	法兰克福的家	27
第6章	海蒂的麻烦	34
第7章	奶奶来了	38
第8章	闹鬼	43
第9章	终于回家了	48
第10章	爷爷的改变	53
第11章	克拉森医生来访	58
第12章	给奶奶的惊喜	63

第13章	克拉拉的来访	68
第14章	大山上的奇迹	73
第15章	彼得的坦白	80